

書名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  
十二年序刊本  
撰者 明 劉節 輯  
卷 卷五十七  
內容分類 集-總集-詩文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編號 D7920300

# 卷五十七



廣文選卷第一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920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集部-總集類-3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廣文選八十二卷 嘉靖十二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  
有物下而混成何元一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  
濁剖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  
重規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  
氣而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  
萬化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  
律復言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

天地廣

天地賦

成公子安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殺

絕命辭

息子微

玄雲決鬱將安歸兮鷹隼橫厲鸞徘徊兮矰若浮焱動  
 則機兮叢棘棧棧曷可棲兮發忠亡身自繞罔兮寃頸  
 折翼庸得往兮涕泣流兮萑蘭心結憎兮腸肝虹蜺曜  
 兮日微孽杳冥兮未聞痛入天兮嗚呼寃際絕兮誰語  
 仰天高兮自別招上帝兮我察秋風為我陰浮雲為我  
 陰嗟若是兮欲何留撫神龍兮盥其頤游曠迥兮反亡  
 期雄失據兮世我思

廣文選卷第五十六

廣文選卷第五十七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序一

自序

司馬子長

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際  
 紹重黎之後使復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當周宣王時失其守而為司  
 馬氏司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間司馬氏去周適晉晉  
 中軍隨會奔秦而司馬氏入少梁自司馬氏去周適晉  
 分散或在衛或在趙或在秦其在衛者相中山在趙者  
 以傳劔論顯崩隤其後也在秦者名錯與張儀爭論於  
 是惠王使錯將伐蜀遂拔因而守之錯孫靳事武安君



自起而少梁更名曰夏陽靳與武安君阼趙長平軍還而與之俱賜死杜郵葬於華池靳孫昌昌為秦主鐵官當始皇之時蒯瞶玄孫卬為武信君將而徇朝歌諸侯之相王王卬於殷漢之代楚卬歸漢以其地為河內郡昌生無澤無澤為漢市長無澤生喜喜為五大夫卒皆葬高門喜生談談為太史公太史公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太史公仕於建元元封之間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間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闕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危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卬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脩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



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  
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  
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細  
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  
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太史公曰先  
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  
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  
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馬上大夫董遂曰孔  
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  
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  
旣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  
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  
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可人歌之春秋采  
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  
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  
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  
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可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  
用有國者之耻主上闢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  
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  
業不迷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迷故事整齊其  
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  
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嘆  
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  
惟曰夫詩書隱焉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



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在丘失  
明厥有國語孫子臚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  
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  
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維我漢繼五帝末  
流接三代統業周道廢秦撥去古文焚滅詩書故明堂  
石室金匱玉版圖籍散亂於是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  
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  
詩書往往間出矣自曹參薦蓋公言黃老而賈生黽錯  
明申商公孫弘以儒顯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  
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乃父子相續纂其職曰於戲余維  
先人嘗掌斯事顯於唐虞至于周復典之故司馬氏世  
王天官至於余乎欽念哉欽念哉罔羅天下放失舊  
王迹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論考之行事略推三代  
錄秦漢上記軒轅下至于茲著十二本記旣科條之矣  
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禮樂損益律曆改易兵權  
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二十八宿環北  
辰三十幅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  
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義倣儻不令已失時立  
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  
五百字爲太史公書序更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厥  
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  
後世聖人君子

敘傳

班孟堅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今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  
 膏中而虎乳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擇故名穀於擇字  
 子文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秦之滅楚遷晉代之間  
 因氏焉始王之末班一避墜於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  
 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出入弋  
 獵旌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多以一為字者  
 一生孺孺為任俠州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  
 回以茂材為長子令回生況舉孝廉為郎積功勞至上  
 河農都尉太司農奏課連最入為左曹越騎校尉成帝  
 之初女為婕妤致仕就第貲累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  
 大臣名家皆占數于長安況生三子伯旃穉伯少受詩  
 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殺容貌甚  
 麗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  
 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  
 講異同於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  
 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非其好也家本北邊  
 志節忼慨數求使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  
 迎於塞下會定襄大姓石季群輩報怨殺追捕吏伯上  
 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上遣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  
 伯護單于并奉璽書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太守定襄聞  
 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至  
 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具執  
 子孫禮郡中益弛諸所賓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陳伯  
 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



矣廼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吏分部收捕及他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梟咸稱神明歲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尉以下會因召宗族各以親疎加恩施散數百金北州以爲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旣至以侍中光祿大夫養病賞賜甚厚數年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婕妤供養東宮進侍者李平爲婕妤而趙飛燕爲皇后伯遂稱篤久之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眠事自大將軍薨後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爲微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舉白談笑大噓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已作長夜之樂上以伯新起數自禮之因顧指畫而問伯伯紂爲無道至於是虜伯對曰

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伯曰沈湎于酒

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諱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

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廼喟然嘆曰吾久不見班生

今日復聞讜言放等不憚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

信庭林表適使來聞見之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間

顏色瘦黑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其比

以輔聖德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諾車騎將軍王音

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過上廼出放爲邊都

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所道尚未效富平侯反

復來其能默虜上謝曰請合奉詔是時許商爲少府師

丹爲光祿勳上於是引商丹入爲光祿大夫伯遷水衡





都尉與兩帥並侍中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  
有大政俱使諭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  
業太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  
年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旌博學有俊才左將軍史丹舉  
賢良方正以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  
向校祕書每奏事旌以選受詔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  
以祕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  
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旌亦早卒有子  
曰嗣顯名當世穉少為黃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  
季年立定陶王為太子數遣中盾請問近臣穉獨不敢  
答哀帝即位出穉為西河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  
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事旌而弟畜穉游之卒也修總

麻賻贈甚厚平帝即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欲文致太  
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穉無所上琅邪太守公  
孫闕言災害於公府大司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  
民而劾闕空造不祥穉絕嘉應嫉害聖政皆不道太后  
曰不宣德美宜與言災患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  
也闕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罪願歸相印入補延  
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  
不罹咎初成帝性寬進入直言是以玉音翟方進等繩  
法舉過而劉向杜鄴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  
師安昌侯諸舅大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  
許之家有貴寵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嘗言逮始河  
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



內臧女寵至極不可尚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未指以駁譏趙李亦無間云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棲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絳聖人之罔不鞮驕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旣繫轡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

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道然後盡心焉年二十遭王莽敗世祖卽位於冀州時隗囂據壘擁衆招輯英俊而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縣邑竇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然後適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旣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勢然也漢家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輕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根於民是以積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



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  
皆無七國世業之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  
方求民之莫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嚮  
曰先生言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見習識劉氏姓  
號之故而調漢家復興疏矣昔奏先其鹿劉季逐而掎  
之時民復知漢乎既感嚮言又愍狂狡之不息迺著王  
命論以救時難知隗躡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河西大  
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舉茂材為徐令以病去官  
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為祿所如不合學不為人博而  
不俗言不為華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作幽通  
之賦以致命遂志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  
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扁然後揚名於後世冠  
德於百王故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  
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  
紀編於百王之末廁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  
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  
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旁貫五經  
上下洽通為春秋考記表志傳凡百篇

戰國策序

劉子政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  
書餘卷錯亂相糅舛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  
國別者畧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  
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為半字以趙為肖以齊為立如  
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



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爲戰國時游士輔  
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  
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沒青書可繕  
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  
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  
莫不曉然論孝弟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  
下卒致之刑措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  
詠思德其下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紀綱尚明及春  
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  
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昔  
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  
國猶以義相支持歌詠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

一盟誓言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  
耻小國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孔子曰能以禮讓爲  
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  
者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  
分明以匹夫無執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  
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  
勢不行仲尼旣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  
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棄仁義而用詐  
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  
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嗣師之遂相吞滅并大兼  
小慕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  
離散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



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為戰國會饗無耻競進無厭  
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  
者為右兵革不休詐偽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  
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  
其國故孟子荀卿儒術之士棄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  
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  
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為從張儀為橫橫則秦  
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  
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為一以償背秦秦人恐  
懼不敢闖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  
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橫秦弗用  
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

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  
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  
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  
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為治信小術以為道遂燔燒詩  
書阮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  
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疎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  
不見義而慙於不寧撫天下十四歲天下大潰詐偽之  
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  
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  
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偽偷活取容自上為之何  
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為之  
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為資據時而為故其謀扶急持



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  
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  
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  
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 漢紀序

荀仲豫

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  
通宇宙揚于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  
亦惟厥後末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  
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  
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  
損其業也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  
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未惟祖宗之洪業思  
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  
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叙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  
前明王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

### 公全傳序

何郡公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  
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  
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  
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言至於百  
萬猶有不解時加釀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  
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  
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  
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



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畧依胡毋  
生條例多則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釋名序

劉成國

熙以爲自古造化制器立象有物以來迄于近代或典  
禮所制或出自民庶名號雅俗各方名殊聖人於時就  
弗改以成其器著於既往哲夫巧士以爲之名故興於  
其用而不易其舊所以崇易簡省事功也夫名之於實  
各有義類百姓日稱而不知其所以之意故撰天地陰  
陽四時邦國都鄙車服喪紀下及民庶應用之器論敘  
指歸謂之釋名凡二十七篇至於事類未能究備凡所  
不載亦欲智者以類求之博物君子其於答難解惑王  
父幼孫朝夕待問以塞可謂之士耶可省諸

人物志序

劉孔才

夫聖賢之所美莫美乎聰明聰明之所貴莫貴乎知人  
知人誠智則衆材德其序而庶績之業興矣是以聖人  
著爻象則立君子小人之辭叙詩志則別風俗雅正之  
業制禮樂則考六藝祗庸之德躬南面則援俊逸輔相  
之材皆所以達衆善而成天功也天功既成則並受名  
譽是以堯以克明俊德爲稱舜以登庸二八爲功湯以  
拔有莘之賢爲名文王以舉渭濱之叟爲貴由此論之  
聖人興德孰不勞聰明於求人獲安逸於任使者哉是  
故仲尼不試無所援升猶序門人以爲四科之論衆材  
以辨三等又歎中庸以殊聖人之德尚德以勸庶幾之  
論訓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慳



慳而無信以明爲似之難保又曰察其所安觀其所由以知居止之行人物之察也如此其詳是以敢依聖訓志序人物庶以補綴遺忘惟博識君子裁覽其義焉

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序

郭子橫

憲家世述道書推求先聖往賢之所撰集不可窮盡千室不能藏萬乘不能載猶有漏逸或言浮誕非政教所同經文史官記事略而不取蓋偏國殊方並不在錄愚謂古曩餘事不可得而棄況漢武帝明俊特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浮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迹之奧昭然顯著今籍舊史之所不載者聊以聞見撰洞冥記四卷成一家之書庶明博君子該而異焉武帝以欲窮神仙之事故絕域遐方貢其珍異奇物及道術之人故於漢世盛於群主也故編次之云爾

風俗通序

應仲遠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爲五詩分爲四易有數家之傳並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殺亂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比誼會意爲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襲龍鱗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進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險



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守至于岱宗觀諸侯見百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百里同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由此言之爲政之要辯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常以歲八月遣輶軒之使求異代方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嬴氏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間翁孺才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續二十七年爾乃法正凡九千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闕麗也張竦以爲懸珠日月不刊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比隆於斯人哉顧惟述作之功故聊光啓之耳昔客爲齊王畫者王問畫孰最難孰最易曰犬馬最難鬼魅最易犬馬曰暮在人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見不見故易今俗語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犬馬其爲難矣并綜事宜於今者孔子稱幸苟有過人必知之俾諸明哲幸詳覽焉

禹貢九州地域圖序

裴彥秀

圖書之設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旣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正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屬形皆不精審不何依據或荒外迂



廣文選卷第五十七  
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  
宇宙始於庸蜀采入其岷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  
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  
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河川流原隰陂  
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阡及古  
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篇制圖之體有六  
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  
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  
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  
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  
而無以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  
道里則施於山海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  
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  
失準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  
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  
迂直之筭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  
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  
近無所隱其形也

廣文選卷第五十七